

期待着您的夸奖

高仓健随笔



●高仓健著●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甘 谦

书 名 期待着您的夸奖

作 者 高仓健

翻 译 叶 红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印 刷 广东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1 万字 4 印张

版 次 1996 年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92—297—7/I·97

定 价 平装 7.80 元

致中国读者

拙著《期待着您的夸奖》中文版，在中国前驻日大使宋之光先生和夫人李青、广州市委宣传部朱小丹先生以及叶启镛先生和叶红女士等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下出版了，对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此书是记述我与各行各业人士相逢的回忆，这些回忆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各位读者若在阅后感到温暖，本人则欣喜万分。

最后，在此对我的朋友中条富造先生的大力协助谨表感谢！

高仓健

偷渡



偷渡



到大海去



到大海去



西表島の青年由五郎君





西表島的青年由五郎君



骑手的帽子



四十七个刺客



内蒙古的小宝宝

贈給萬合健留念：

这是我的宝贝
愿他至纯至真的笑容
带给您最美好的祝福。
祝福您。

您的中国影迷

杨保群 1992.9.1

曹军

内蒙古的小宝宝

南极故事



南极故事



序

宋之光

我很高兴能够为高仓健先生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作序。

高仓健先生是深为中国电影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日本电影表演艺术家，在亚洲以至世界影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兆治酒家》，《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海峡》，《追捕》等许多著名的日本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给中国影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和我们看过的许多国际影星的自传体著作不同，是一本又似随笔，又似散文的小集子，有对往事的追忆，有对故友的怀念，有触景生情的随想，也有对艺术和人生的思索……他所记述的几乎都是一

些普普通通的人和事，文字简练，质朴无华。

高仓健先生在银幕上的创作，似乎都是冷峻的硬汉形象，而生活中的他是极富感情的，从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相识到现在，这种感觉像酒一样地越陈越香醇，他习惯于用别人不易察觉的细微行为，表达对他人的友善、尊重、宽容和诚挚，他的感情世界既细腻又深沉，疏于言表却至真至诚，由此，我们便不难了解他的银幕形象为什么在冷峻的面孔之下会有如此动人的魅力。真诚的人只要和他有所接触，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和话语，就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相信，只要以诚相待，人与人之间本是不难沟通的。

他的名气很大，但人们很难在他身上发现一些大明星们难免的耀眼的光芒。在这本书中我们会看到，在描写诸如西表岛的青年渔民，在原宿经营古旧钟表的小老板，上小学时的女教师，东京米仓理发店的剃头匠，在摄制组摆弄道具的职员等这些“小人物”的时候，他观察得那样细致入微，并乐意和他们交往。联想到某些小有名气的明星们稍一得志便趾高气扬，更觉高仓健先生品德的难能可贵。

高仓健先生在艺术上的追求是执著的，直到今天，他还在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总是希望“下一个”能够超越“这一个”，他是一位精益求精的艺术

家。

高仓健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促进中日电影艺术交流作过许多努力，1990年他到中国参加第十四届中日电影节时，去过内蒙古，当时有位年轻的中国妇女，请他在自己三个月大的婴儿照片上签名留念，他为此而感动得流泪，书中《内蒙古的小宝宝》记述了这个故事，字里行间沁透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意。1993年他应邀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他和我国的著名导演谢晋先生共同表达了一个心愿，希望中日两国的艺术家能再度合作拍一部电影，我祈盼着他们的心愿早日成为现实。

高仓健先生人品和技艺俱佳，我想读者们读完他的这本书，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

目 录

一张没发出的美术明信片	(1)
西表岛的青年由五郎君	(8)
内蒙古的小宝宝	(14)
伦敦来的电话	(20)
小田老师	(26)
偷渡	(29)
朝拜善光寺	(33)
胡椒浴	(45)
催眠术的故事	(52)
撒拉戈萨的节日	(57)
含蓄	(64)
砍出第一刀	(69)
试乘美洲豹汽车	(73)
八甲田的树	(78)
十二地支式罗盘	(82)

骑手的帽子	(87)
北极的印度人	(89)
小姐的盖膝围毯	(95)
诸侯的血统	(98)
送给兆治的花篮	(102)
小兔护身符	(106)
都庄的门牌	(110)
期待着你的夸奖	(114)

一张没发出的美术明信片

天空中空空如洗，仿佛连空气都不存在似的，唯有一轮白日照耀着大地。

这是作家檀一雄先生从葡萄牙给他的女儿富美寄来的信的开头。

我曾为拍摄雷纳温公司的新式服装商业广告片去过一趟葡萄牙。

那时候，说到对葡萄牙的印象，我只知道檀一雄先生住在那儿，在报纸上读过他从那里发回的引人入胜的随笔。

那篇随笔的确非常感人。

我很想知道檀一雄这位作家为什么要跑到葡萄牙的一个凄寂的小渔村里住了近两年之久。

有一天，在摄影结束后返回宿舍的途中，我无意中向一位女翻译问起檀一雄先生，她兼作服装搭配设计师，住在里斯本。“作家檀一雄先生好像在圣克鲁斯住过，那儿离这儿远不远？”女翻译满脸堆笑地告诉我，从这儿只需绕一下道，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她还说，自己在这儿留学时，经常应檀先生之邀一起吃饭。然后又说：“如果您想去，我可以陪同前往。”

于是，我同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分手，请女翻译领我前往圣克鲁斯。途中，她不断地给我讲檀先生的往事。

诸如把日本留学生请到自己的住处，用他的拿手菜招待学生啦，有时还花上个把小时从圣克鲁斯到里斯本的饭馆请学生们吃饭啦，等等。

圣克鲁斯位于大西洋海岸，是个凄寂的小渔村，当我们找到檀先生当年住过并称之为“王宫”的租赁别墅时，曾经帮助檀先生料理家务的奥德丝来到我们跟前。

奥德丝是个既碎嘴又乐于助人的女人。听说，有时让她出去办点儿事，总是久久不见回来。总是那条爱犬斯比迪先跑回来。檀先生很是恼火，戏谑地发牢骚说：“盼奥德，伊不归，唯见狗先回。”

我边回忆着檀先生随笔里的这段描述，边和身材矮小的奥德丝一起合影留念，然后踏上了归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回到宿舍，我把此事告诉了降旗导演，我说：“我去了一趟檀先生曾经呆过的圣克鲁斯。”

“檀先生为什么要到那么荒凉的海边村庄去呢？好像特意去那儿寻找寂寞似的。海，当然是很美的，……”我不由得脱口问道。

降旗先生想了片刻，用他特有的文雅口吻说，“那一定是为了女人吧！呵呵呵……”

我模仿着他的语气，默默地重复了几遍。

打那以后，檀先生和圣克鲁斯就统统被我忘在脑后了。

两年以后，在九州有位导演对我说，想拍一部有关檀一

雄先生的纪录片。

“为什么要我来演呢？”我问。“一是你们两位是同一个县的人，二是你们两位都喜欢旅行。”他非常流畅地说到这儿，接着便支吾起来，“再一个就是……怎么说好呢，恕我冒昧，我总觉得社会上所流传的有关高仓健的漂泊情形和檀一雄很相似。”

“不瞒你说，连片名都定下来了，檀先生写的作品里，有一篇题为《昔日的男子汉》的文章，我想用它作片名。”

“昔日的男子汉。”当我听到这片名时，心就有点动，准备接受这个工作了。

“说实在话，预算不多，给您的片酬只有这么点儿……”

“那不要紧，我又不是为赚钱才去的。”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类似这样的傻事我做过好多次，不过今后可得注意了。

第二次去葡萄牙是和这位导演以及 PKB 公司的工作人员同行，这次是从里斯本直接去圣克鲁斯。

在那儿，我们又见到了奥德丝。当时还没入夏，没有什么游客，号称“王宫”的别墅周围还很冷清。到处都能看到人们爬到梯子上粉刷墙壁，白色的颜料十分耀眼。奥德丝要打开“王宫”里檀先生卧室的窗户。

木窗“吱”地一下推开了，室内顿时充满了耀眼的阳光。这真是“天空中空空如洗，仿佛连空气都不存在似的”耀眼的阳光。“盼奥德，伊不归，唯见狗先回”。斯比迪懒洋洋地眯着矇眈的睡眼，卧在奥德丝身边，这形象同它的名字太不相称了。

我们访问了各方面的人士，有檀先生的朋友卡洛思·费尔南德，有给檀先生理过发的阿娜·玛利亚，酒馆的朋友乔瓦金，还有作家朱里埃特·纳巴罗等……可以说所有的圣克鲁斯人都还记得檀先生并怀念他，他们向我讲述了檀先生给他们留下的良好印象。

檀先生是一九七〇年来到圣克鲁斯的。他在欧洲到处流浪，最后来到欧洲大陆最西部的这个村庄。

檀一雄这位作家为什么要断绝和他人的一切来往，把自己置身于偏远的地方呢？这个问号一直悬在我的心头，使这次葡萄牙之行成了一种精神负担。檀一雄在此居住期间，经常身着和服，脚趿竹皮屐，拎个篮子去买东西。他有时伫立海边，有时在家写作。

为什么呢？图个什么呀？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涌上我的心头，越发使我难受。比起杳无人烟的天涯海角，这地方不乏生活气息。但是，有人生活的地方也许更使人难以忍受。我在一年前，到了真正的天涯海角——南极。在那里狂风卷着冰雪连续几天不分昼夜地袭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可能会就此死去。

南极没有人烟。在凛冽的暴风雪里，动也不行，坐也不行，只好整整站了一昼夜，我想，人大概就是这样死掉的吧。但那时没有一点难受的感觉。

可这地方，有人，有人的生活，这里的人们呼唤着“檀先生檀先生”，在生活上关照他，从心里敬慕他。以至他离开这里已经十二年之久了，人们提起檀先生，还像提起昨天的事似的，这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在圣克鲁斯呆了二十多天，摄影基本结束，只剩下拍夕阳落入大西洋的镜头了。

檀一雄喜爱欧洲最西部洛加岬的落日。

离夕阳西下还有四五个小时，导演宣布“暂时休息”，摄制组人员便各自散去。

我来到村头的咖啡馆喝咖啡。走进店里，只见摄制组的佐藤结树正在一个劲儿地写着什么，走近一看，才知道他在软木美术明信片上写信。

真不愧是葡萄牙啊！连明信片也是用软木制作的，我不由得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据说，世界软木的百分之八十产自葡萄牙。

佐藤买了好几张，不停地给日本的熟人写信。我向他要了两三张。

第一张先写给小富美，就是檀富美。信中细节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在这儿拍完夕阳的镜头，在葡萄牙的整个外景拍摄就告结束，可以回日本了。下一步的工作便是配解说词和朗读那篇随笔。圣克鲁斯是个美丽的地方，但愿这个作品能成为一部美丽的作品。”

接着又写了一张。

“——我在欧洲大陆的最西部，洛加岬村头的一家咖啡馆写这张明信片，我们正在等待夕阳落入大西洋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缘故我非常地想念你。”

只写了几行，明信片就写满了。

此时正值夏季即将到来之际，为了迎接夏天从里斯本来这里消暑和洗海水浴的客人，别墅里有人在刷油漆，有人在